

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/散文組佳作

瀛苑副刊

陳欣緯(中文三A)

乳房，只有乳房。沒有情慾。沒有愛情。一處沒有情慾和愛情的灰色地帶，只有我，和鏡中的女子。

在一片純白而寧靜的夜裡，任意褪去衣物，走進浴間。在緩緩升起陣陣白煙裡，我，驚瞥見鏡中的女子。

「那是誰？」「是我嗎？」

曾幾何時，我，已不認得自己。懷疑和陌生由腳底神經快速傳達到頂部。仔細地端詳鏡中的女子，陌生的五官和嫩白的頸子裡卻帶有一絲似曾相識的錯覺，只是為何胸部和記憶中的不一樣？

眼中的茫然轉瞬為驚慌，空氣中傳來「你已不是小女孩，而是女人。」「不，我不是。」任性地呼喊著，呼吸隨著心跳愈加緊促。水從頭頂滑落全身，全身浸漬在水下，將自我淹沒在白煙的模糊中。

在慌亂地逃亡中，突然想起母親的面孔。母親曾說過：「隔壁的阿姨問我給你們吃什麼？為什麼你們的發育一個比一個好？」母親的神采帶有一絲身為人母的驕傲。沒錯，我們家四個女孩，除了小妹還尚未發育外，其他三位姊姊，都是出奇意料之外的好。

回到鏡前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我鼓起勇氣，拭去鏡上的白霧，重新端詳鏡中女子的驅體。

尚憶及，和妹妹曾談起為何我愛籃球甚於排球，其中一個主要原因，也是令人難以啟齒的原因，就是必須將雙手併攏於胸前做擊球的預備，此動作對於我而言 是有點難度。也因此，我不喜歡跳繩和跑步，還有健康操中最令我害怕的動作就是擴胸運動和跳。因為彼此都感同身受，所以房門內是笑聲連連，也許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彼此有一樣的遭遇。曾看過一篇報導，某一女星從小學芭蕾舞，可是青春發育太好，造成在

和男舞者搭配時，對方很難抓到重心，她還因此回家責怪母親。對於當時年紀還很小的我，其實是十分震驚，一直以為胸大就是美（這是電視害的）那是我第一次發現，原來，胸大也有壞處的。

鏡中的女子會心地一笑，一朵柔和的笑容，綻放在白煙陣陣的虛無飄渺間。

曾發現一本很有趣的書〈乳房的歷史〉，乳房就是乳房，怎麼會有歷史呢？後來發現原來它是談過去的歷史潮流中不同時代乳房所代表的象徵。在它的封面寫著：「乳房在嬰兒眼中代表食物；在男人眼中代表性；醫師眼中只看到疾病；商人卻看到鈔票；宗教領袖將它轉化為性靈象徵；政客要求它為國家主義服務；心理分析學者則認為它是潛意識的中心。」於是我開始扮演著這些角色，冰冷的手指在書頁間跳躍，我在文學、藝術與文獻記載之間打轉，深刻地發現乳房在男性眼光折射之後，乳房已不再單單屬於女人。

在不同的時代和民族裡，每個時代認為女性美的象徵都不一樣。於是我又開始角色扮演的遊戲，以女人的角色穿梭在古代的日本，但我是不及格的，因為背上的胎記，而日本女人的美在於潔白無暇的背和頸。此路不通，於是跳躍到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，雖然我有中國的血統，但還是被判出局，因為在小腳女人最美的時代裡，天生大腳的我顯然一點都不吃香。山不轉路轉，來到西方文藝復興時代，但還是被淘汰，因為奉「不自由毋寧死」的我，怎樣也不會願意穿上會令人窒息的馬甲，所以結局還是一樣。女人為了美，而必須承受身體上的痛苦，如果沒有這樣的轉換角色，在這個時代的我真的很難想像，如果是活在這些時代標準下，相信我一定是沒有人要的女人。

鏡中的女子，冷眼看著我在不同時代和空間轉換，眼看我的歡笑、眼看我的淚痕、眼看我的痛楚。她的表情似乎都是那朵柔和的笑容，那令人難以忘記的笑容，彷彿在死去的那一瞬間，最後一眼也都是這朵笑容。

於是，我曾有一股衝動不要穿內衣。以前就知道很多美國的大學生都不穿內衣，可是父親的保守主義，就讓我退縮，畢竟不是身在美國，這是以上所提到的歷史遺跡，因為在家中還是男性主義當權。

「如果是你是我，你會怎麼做？」我嘗試想問鏡中的女子，但她仍然只是那朵笑容。

在思考的咖啡廳裡，我試圖解放自己，回到剛開始發育的我，憶起母親和姑姑耳提

面命地要我穿內衣，她們說：「一開始當然會不習慣，穿久就習慣，不穿很難看」之類的話語都一一浮現在腦海中。看來不只是陽具主義作祟，就連女人也不知不覺有小女人意識。這也難怪，她們是活在這樣的教育和環境中，也許她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「為什麼我要穿內衣？」

「聽話？還是不要？」我陷入掙扎的矛盾之中，在茫然的煙霧中蹲在角落裡。鏡中的女子輕輕將我扶起，擁入懷裡。

美，本來就是主觀，沒有絕對。只是我總是茫然地跟從人群，卻未想過「這適合我嗎？」所以開始在房間時就不穿內衣，睡覺時幾乎是不穿內衣。後來護理老師說：「睡覺時不穿內衣對身體比較好。」讓我晚上不穿內衣睡覺更心安理得。但某位已婚婦人的經驗分享是：「我也想不穿內衣睡覺，因為比較舒服，可是我老公看到就……。」讓眾姊姊妹妹們，頓時間不知該接什麼話，但目前單身的我，這個問題似乎離我有點遠，所以還是會這樣繼續下去。

緩緩穿上白色的連身睡衣，從白煙中走出浴間。赫然發現，其實我已經不知不覺在思考這些屬於大人的問題，我的身體和思想其實已經漸漸成為大人，即使仍有那一絲稚氣；即使不想長大；即使……。

也許在每個女人的內心深處，都有一個純白的小女孩在跳舞。

在神情恍然間，我看見那朵柔和的笑容，消失在白霧間。一切彷彿都已結束了，卻只是開端……。

2011/06/22

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/散文組佳作

圖/凌琦

